

雅典計程車

美國作家亨利·米勒在小說《馬洛西的大理石》中寫道：「任何人到了希臘，都會遇到不可思議的奇妙事情。即使造物主在打盹，希臘仍舊置於他的守護之下。在希臘，人們也許會爲了微不足道的瑣事而苦惱，但是上帝的法力依然眷顧著他們，無論各種人做什麼或想做什麼，希臘始終是神的管轄地，我相信直到世界末日，這點都不會改變。」

雅典乘計程車六要訣

1832年時，詩人華茲華斯如此形容雅典：「這個疲憊的城市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，驟然躍升爲新希臘的首都。」

英文版的《希臘指南》則如此評價雅典：「如果雅典具有什麼當之無愧的特質，那就是其伸縮性。它就像是一件堅韌的舊毛衣，幾世紀以來反覆地縮小又撐大，不斷地適應環境的需要而改變形狀。」

於是這個新舊建築交織、且無法充分融合的古城，今日看起來似乎仍處於「努力拓展」階段。典型例子就是，交通忙亂的雅典，使遊客感受最深的即計程車「公共化」，「計程車沙龍」已成雅典的特色，也是遊客對於雅典的鮮明記憶之一。

雅典的計程車風情，簡直值得推出一本指南手冊。搭乘雅典計程車可總結爲如下六個步驟。

第一，招計程車。首先切記，下班尖峰時刻，傍晚7、8點晚餐前後，幾乎招不到計程車。即使在非繁忙時段你幸運地攔截到一輛，即使這是一輛空車，你也得毫不遲疑地、馬上提高嗓門大聲頌出自己的目的地。特別要注意的是，所報出的雅典街道名稱的希臘語發音要清楚、重音也得正確；否則，司機對於雅典地名發音不過關的老外，會不耐煩地棄之而去。

第二，即使你幸運地攔下一輛空車，報上自己的目的地後，還得恭候司機的恩准。因爲雅典的計程車司機通常以挑剔著稱，除非你所前往的方向與司機一致，否則司機會毫不留情地對已坐進車內的乘客下驅逐令。第三，即使你幸運地攔下一輛空車，還得趕緊百米衝刺般奔過去一步躍進車內，否則一旁早已訓練有素的雅典人，會敏捷地搶先坐了進去。第四，即使你幸運地攔下一輛並非空車，上車發現後排已經穩坐著一對夫妻乘客，你絕對需意志堅定地坐進司機副座上。實際上，傳統的雅典計程車如同小公車一般，一路上皆在拾客、直至客滿。

遊客搭乘雅典計程車經常遭遇的情形是，你身邊的合夥乘客、一位典型的希臘中年男子，他會操著希臘鼻音濃重的英語，對著邁進車門的你好奇地打聽：「你從哪裡來？」當聽到：「從香港來」時，希臘男人會興奮地喊道：「我去過香港好多次，我是海員。」然後海員先生會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在香港的「幸福」歲月。最後，海員吐露心聲道：「我太太昨晚抱怨家裡只剩下500歐元了，看來我又快要出海了。」聽聞此言你無需驚訝，因爲希臘海員有工作半年歇半年的作息表。第五，乘雅典計程車，臨下車時付車費也有學問。若你是與他人共乘，千萬不必付跳表上的價錢，你應該付的是上車後至下車時的一段路費。第六，英文指南上告誡外國遊客：雅典司機視敲榨老外遊客爲生財之道。如果車費過高，你一定要據理力爭，不管用英語、希臘語或是哪一種語言，一定不要放棄吵回到合理價格的可能性，儘管與雅典司機論戰最後勝負難說。

與雅典司機過招

在我們決定前往雅典外圍的海美

塔斯山觀光時，我們一早首先跑到市旅遊諮詢服務部請教一些詳情。女職員建議我們搭乘計程車前往，她透露：「夏季旅遊高峰時需30歐元車資，現在冬天淡季估計25歐元就能找到車。」出了服務部，我懷著25-30歐元的車資底線湊到路旁計程車站，對著一位落腮鬍中年司機比劃著地圖示意要去的地方。司機張口就要35歐元，我忙胸有成竹地還價說25歐元。司機聽後並沒有反駁，而是熱情地邀請我坐進他旁邊的司機副座。我堅持先談清楚價錢再上車，落腮鬍似乎不悅起來，抱怨道：「怎麼啦？你上車來談不是一樣嗎？坐進車來，No Charge（不收費）。」我仍堅持站在原地俯身衝著車窗，並解釋旅遊服務部建議的價格是25-30歐元。司機聽後嗤之以鼻，開始了長篇大論：「你若只是花一個小時上山簡單地逛一圈，下車兩分鐘拍個照就走，就是30歐元；你若需要兩小時走走停停，就得35歐元；你若還耽誤時間吃午餐，那就得40歐元。」司機見我一時語塞，便開導起來：「30還是35歐元，你怎麼如此斤斤計較，你少5歐元也窮不下去，我多5歐元也富不起來。Doesn't matter（無所謂）。要是我們一直扯來扯去，什麼時候才能扯完上路呢？」司機這番大義滅「錢」，視金錢為糞土的宏論，令我自慚形愧是個錢串子，於是我表示同意這就上路。他開始發動車子並催促我趕快上車，我要求他等一下，解釋我丈夫正在對面馬路買報紙，馬上就過來。司機聽後擺了一下手「哼」了一聲，大有受騙上當之意，抱怨道：「鬧了半天不是你自己，你還有個男人。」

車上山後我們一路參觀希臘正教修道院，落腮鬍司機是見神必拜。從踏進修道院大門開始，就見他不停地在胸前劃著十字，進入教堂大廳內的



雅典古蹟

神壇前，司機更少不了親吻十字架。一旁的我很為其虔誠所感動，內心越發慚愧自己逼人家一介清教徒論銅臭真是罪過。一個多小時後待我們返回城內臨下車前，我詢問司機應該付多少車資。他反問我：「你說呢？」我遞過去一張50歐元，只見他乾脆俐落地數出15歐元找頭。鬧半天他還是收了35歐元，對於我略微託異間考慮是否要跟他吵清楚時，司機開始眼睛直視著我，先發制人道：「就這5歐元，你還想喋喋不休地吵下去嗎？」我只得躲閃開他咄咄逼人的眼神，倉惶逃竄。

臨別雅典前一晚，我們預定了一輛計程車於次日清早6點上機場。酒店前臺經理表示，給司機20歐元就可以了。到達機場下車後，我掏出20歐元來，司機一見連忙搖頭擺手，張口就要35歐元。怎麼又是35歐元，我有點惱了。司機義正詞嚴、態度堅絕道：「夜裡車資增加3分之1，兩件行李都要收費。」我吃驚地反問：「清早6點怎麼成了夜裡，指南書上明明說午夜1點-5點才是夜間加費時段。」司機堅定地反駁：「就是夜裡，天沒亮還不是夜裡嗎？」我再次啞口無言，再次無奈地服輸；還是乖乖地交錢趕飛機吧。